

原田舞叶艺术小说选

ジ ヴ ェ ル ニ ー の 食 卓

在莫奈花园的下午

[日] 原田舞叶 - 著
刘子倩 - 译

M a h a
Harada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在莫奈花园的下午

ジ ヴ ェ ル ニ ー の 食 卓

【日】原田舞叶 - 著
刘子倩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莫奈花园的下午 / (日) 原田舞叶著; 刘子倩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 3
ISBN 978-7-5699-1382-8

I. ①在 II. ①原 ②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3294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1905

“GIVERNY NO SHOKUTAKU” by Maha Harada
Copyright © Maha Harada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3 by SHUEISHA Inc.,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ueisha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在莫奈花园的下午

ZAI MONAI HUAYUAN DE XIAXU

著 者 | [日] 原田舞叶
译 者 | 刘子倩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高 磊
责任编辑 | 余 玲 徐 蕾
装帧设计 | 孙丽莉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 敬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d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8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010-6370688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6.5 字 数 | 200千字
版 次 |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1382-8
定 价 |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Henri Matisse

目 录
Contents

美丽的坟墓 La belle tombe	001
明星 L'étoile	059
唐吉老爹 Le Père Tanguy	099
吉维尼的餐桌 À table à Giverny	133

美丽的坟墓

La belle tombe

如果马蒂斯死了，无法对他人倾诉的话语只能藏在心中。
不管怎么说，于我，只有马蒂斯。

——巴勃罗·毕加索

是吗，这段访谈会刊登在报纸上？那我该讲些什么才好？随便聊聊往事？这可是一个困难的题目。

话说，像我这样的人所讲的话，不知道能有多大的用处。对，我已经看过您寄来的电子邮件。是为了这次巴黎要举办的大型展览做相关采访吧？所以，我还以为会有美术馆的研究员来找我。对，他们说为了那个展览专刊要用的解说文章，想做个访谈，大概是去年或前年吧，有三个研究员一起来找过我。他们分别是巴黎大皇宫美术馆、伦敦泰特美术馆、还有纽约现代美术馆的人。据说他们正在策划三馆合办的展览。

奇怪，我明明记得那些美术馆的名称，怎么就是想不起研究员的姓名。当时我们相处愉快，还一起吃了两次饭呢。啊，不过，那些美术馆，我一个都没去过。我在尼斯土生土长，从没离开过黄金海岸一带。所以，连巴黎都没有去过。更别说是什么纽约或伦敦了，我怎么可能去嘛。

对了，您说您是哪家报纸来着的？《费加罗日报》？《世界报》？《解放报》？

噢，是《费加罗日报》啊。那就好。别看我这样，我可是看了

贵社的报纸五十年喔。不，应该是五十二年吧。从十八岁的时候开始，我算算……果然是五十二年。对，我今年七十岁了。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解放巴黎”¹的时候我才十一岁。我在篮子里装满艳红的天竺葵，一路跑到尼斯的名胜景点“英国人散步大道”，直接冲进欣喜若狂的群众中，到处洒花，弄得一阵大乱。啊呀，如此说来，那时我就已经看《费加罗日报》了呢。因为，我就是看报纸才得知那个世纪大新闻。

对了小姐，请问您多大年纪了？二十八岁？哎哟，那我跟您讲这种事，您一定一头雾水吧。那可是一场非常可怕的战争哟。

不过，当时年幼的我，不当一回事地以为战争的魔爪不至于伸向尼斯这种乡下地方。实际上，到了战争末期，黄金海岸也遭到轰炸。我们无处可以疏散，不知该逃往何处。不幸的是，我们居住的老公寓被炸毁，我的母亲因此丧命。我在十一岁那年成了战争孤儿，被送进孤儿院。

仔细想想，我们孤儿院的院长也是《费加罗日报》的忠实读者呢。无论是报纸或杂志，只要是我感兴趣的，院长通通都会让我看，

1 解放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从德军手中夺回巴黎的战斗。战斗自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九日起，至八月二十五日德军投降为止。

是个大好人。

解放巴黎的新闻沸腾时，对我们而言却像遥远异国发生的事。巴黎市民勇敢与德军对抗，重新夺回巴黎云云，听来简直像是神话。不过，我那时一心只想扫除战争留下的乌云，于是再也按捺不住，与小伙伴一同将孤儿院窗口的天竺葵通通摘下，装满整个篮子。

战争结束后，我本以为父亲当然也会归来，我可以与他同住。是的，我父亲，是被派往诺曼底战役最前线的士兵之一。没想到，我收到的是一张纸——父亲的死亡通知书。

母亲生前，在战争期间总是像口头禅般挂在嘴上：“你爸爸去长途旅行了，总有一天会回来。”我也希望是这样。所以，在父亲回来之前，我绝不哭。就连母亲过世时，我也只哭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曾哭哭啼啼。在爸爸回来之前我得忍住，只要爸爸回来就好了。就这样，日复一日，我活了下来。

如今父母都过世了，我已一无所有。

为了安慰我，院长提出了“你何不去念美术学校”这个我压根没想过的建议。

小姐，您小的时候，一定也有一两桩和其他小朋友比起来稍微拿手的本领吧？于我，那就是绘画。不过，其实只是一点小聪明罢了。您也知道的，小时候班上总会有那么一个擅长涂鸦的孩子嘛。我就是那种小孩。

小时候我很爱涂涂画画，我会在路上拿粉笔涂鸦，也会在本子

上画母亲的脸与花。还曾孩子气地梦想过，将来长大要当画家。我用铅笔在包装纸上拚命描摹教科书上的《蒙娜丽莎》，但是一点也不像，还被父母笑了一场。

不过，我是真的很喜欢画——无论是作画，或是看画。

院长很了解我的能力，他说会设法替我筹措学费，叫我一定要去就读。但是，我拒绝了。

没错，那的确是我的最爱，只要作画或看画册，便可忘记一切痛苦。但是，让院长那么辛苦，挪用孤儿院宝贵的资金，自己一个人去追求梦想？我实在做不到。

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不是巴勃罗·毕加索——也就是说，我并非天才。我知道就算我真的去学美术，当不成画家的机率显然更高。如今回想起来，真是太胆小了。当时，如果我能鼓起勇气去挑战，或许已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了。

见我拒绝提议，院长满怀关爱地紧紧抱了我一下。

“去你该去的地方吧。去你最想去的地方。”

院长说。

于是，我在中学毕业后，开始做女佣。那是我母亲直到临死前都还在做的工作。

想必您也知道，黄金海岸住了许多有钱人，气派的高级别墅也多得数不清。战后，有钱人很快就从疏散地点回来。所以，要找工

作并不困难。

我起初服务的对象，是住在高级住宅区西米耶（Cimiez）的有钱银行家。但是，那家的男主人对我毛手毛脚，我只好把事情没有变得更奇怪之前赶紧辞职。那是个小地方，主人与女佣之间一旦发生什么事，立刻会闹得人尽皆知，恐怕再也找不到下一份工作。我虽年轻，但可并不傻。只要替主人生下孩子，便可以情妇的身份让他养一辈子？我并没有那种旧时代的想法。

没了工作，又不能回孤儿院，我顿时走投无路。幸运的是，院长打听到，有一位同样住在西米耶的中年妇人，正在找“多少懂一点艺术的女佣”，于是替我争取到这份工作。

那栋宅子有广阔的庭院，巨大的木兰树凛然而立。那里，成了决定我人生的新职场。

是啊。名字不便公开，姑且就称她为“木兰夫人”吧。

我不知道已故的男主人生前从事哪一行，但木兰夫人的名下，拥有庞大的财产与惊人的美术收藏品。

夫人总是大方地花钱。她会向“Celine”或“Hermès”订制特地从巴黎送过来的皮草或皮包。另外，夫人也喜欢收集艺术品。她热爱我不太懂的前卫派绘画，壁炉上方，总是轮番以奇妙的画作装饰。在更换那些画作时提供意见，也是我的重要任务。好像就是为了那个，她才会特别要求找一个“多少懂一点艺术的女佣”。

少女时代真心爱过的事物，不管到几岁都恒久不变呢。幸好，

夫人愿意充分利用我的能力。从更换墙上的画作，到关于收藏品的种种作业，她都会吩咐我去做。

大抵上，每个月总有一两次，会有卡车来到大宅前。只见两个男人合力把大木箱搬进客厅，木箱里装的当然是画。算准作品抵达的时刻，经常出入大宅的画廊老板也会赶到。有时是尼斯的画廊老板，有时是巴黎的画廊老板。就连纽约的画廊老板，也经常上门哟。

男人们满头大汗，用螺丝起子小心卸下巨大木箱上牢牢锁紧的螺丝，进行拆封作业。旁观那项作业，真的很有意思。这次会是什么样的画从箱中出现呢？简直就像魔术表演揭开序幕。等画作终于现身后，两个男人将画自木箱中抬出，先给夫人与画廊老板检视。我会用银托盘送上应景的粉红色香槟。夫人与画廊老板举杯互敬，仔细打量作品。

“不错。这位画家相当有潜力。他叫什么名字？”

夫人会这样问画廊老板。

“杰克逊·波洛克²。您自己选的，都不记得了吗？”

画廊老板苦笑。

■

2 杰克逊·波洛克 (Jackson Pollock, 一九一二至一九五六)，美国著名画家，抽象表现主义代表画家。

“那是因为你赞不绝口，大力推荐。你可是比谁都擅长挖掘新秀，在巴黎也是出了名的。”

那位画廊老板，从纽约一再来到大宅给夫人看画作的照片，极力劝说：“这位画家很棒。将来一定会升值。我保证。”但他显然不敢相信，夫人真的会买下这种看起来就像把浓稠的颜料胡乱洒满整张画布的作品。

“玛丽亚。你认为呢？”

夫人总是坏心眼地这么问我。她还说，女佣看了觉得有趣的东西，一定人人看了都会觉得有趣。

我只能心虚地以一声“唔”答复。对呀，您想想看嘛，杰克逊·波洛克？在那时候，根本没有任何法国人认识他。现在他的作品当然是像珍宝一样坐镇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收藏厅，但在当时，就算再怎么热爱艺术，看到堆满泥泞颜料的画面，有谁会说出“哇，太精彩”了？

不过，我还是拚命动用空空如也的脑袋，勉强回答：

“很有律动感。强烈的旋律，就像爵士。”才怪。

我只是把所见所想，直接说出口罢了。纯粹是为了对远道而来的美国画廊老板表达敬意，所以才说出爵士这种陌生的音乐名称。可是——

“你看吧。我不是讲过了？玛丽亚可是很有眼光的。”

夫人如此表示，对我做出过高的评价。

“玛丽亚，这幅波洛克，与上次刚买的乔治·马蒂厄³，你看应该挂哪一幅才好？”我很想说，干脆把一直束之高阁的皮耶尔·夏凡纳⁴的画作挂出来吧。

对了，说到高阁，大宅有一间气派的收藏室，比我住的房间还要大。在那里，我也负责将作品分类与管理。其实是很简单的工作，只要制作作品名称的卷标与列表，掸一掸画框上的灰尘。如今想来，那样的举动简直令人毛骨悚然——我居然不当回事地拿着鸡毛掸子，在夏加尔与毕加索的大作表面掸来掸去。

不过，不知不觉中，我对艺术作品自然心存敬畏。若是换作三流画家的廉价大甩卖作品，肯定不会让我产生那种心情吧。夫人的慧眼、环绕在她身边精明的画廊老板，以及战后起飞的经济与时代……种种原因相辅相成，令大宅搜集了数量惊人的超一流作品。能够置身其中，对于没有任何知识也能直接接触画作的我而言，如今想来，的确是非常幸运。

3 乔治·马蒂厄 (Georges Victor Mathieu, 一九二一至二〇一二)，抒情抽象 (Lyrical Abstraction) 派的创始人，打破传统具象绘画的藩篱，开创全新的抽象路线。

4 皮耶·皮维·德·夏凡纳 (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 一八二四至一八九八)，十九世纪法国画家，也是国家美术协会 (Société Nationale des Beaux-Arts) 的共同创办人与主席，影响了许多的画家。

我就这样生活在足以与稍具规模的美术馆匹敌、令人难以置信的宝物堆中。世间还有比这更幸福的状况吗？每次确认自己所在的场所，我总会怀着一种惶恐有加的心情如此暗想。

蓦然回神，我已经要迎接二十一岁的夏天。

有一天，夫人吩咐我做一件小事。回想起来，就是那不值一提的小差事，改变了我的命运。

活到这把年纪，我开始觉得，人生，或许就是由一连串这种事情组成的。也许就是偶然的邂逅、微不足道的小事、无关紧要的事物一再累积，操纵着命运这辆车子的方向盘。

那天，夫人叫我去庭院剪几朵正在绽放的木兰花。

大宅的院子里一年四季都有各色花卉怒放，但是除了玫瑰，夫人一向很少从院子里剪花。我搬出梯子架在树上，拿着大剪刀，挑选雪白硕大、而且正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朵、两朵、三朵地剪下。

在我挑选花瓶打算摆放在客厅之际，夫人过来了，

“不是的。那个，是要送给别人的。”

她说。

然后，她在自己的名片背面用钢笔“唰唰唰”地写下了什么，“把这个跟花束一起，替我送给住在女王饭店（Regina）三楼的人。”

我拿到的名片上，写着虽然极短、却色彩鲜明如在眼前的话语。至今，我仍清楚记得。

给敬爱的马蒂斯先生

这花为了被您画下，今年也开了。

在看到名字的瞬间，我暗吃一惊。

亨利·马蒂斯。

当时，夫人的收藏品都是由我一一贴上作品名称与画家名字的标签，所以那是什么样的画家，我早已了如指掌。

在夫人的收藏中，有好几件明亮、耀眼、华丽、出自亨利·马蒂斯之手的尼斯窗边风景画。夫人对马蒂斯的作品格外重视。每当有特别的客人来访时，她总会叫我取出一幅马蒂斯的画，挂在壁炉上方。当时，马蒂斯已是全国知名的大师，所以客人一眼就能认出他的手笔，当下全都目不转睛。如果那些人来自巴黎、纽约及远方，而且是从寒冷的北方来的话就更不用说了。马蒂斯笔下南方蔚蓝的天空、丰沛的水量、仿佛正散发芬芳的明媚花朵，都令人心醉神迷，只能“哎呀哎呀”地发出感叹，完全不知该说什么赞美之辞才好。由此可见，他描绘的城市风景、室内景象、静物、女性，无不令观者醉心。

我甚至知道，他就住在此地专心创作。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住在高级饭店式公寓“女王饭店”。那栋公寓，从大宅这边步行即可抵达。

我来到大宅帮佣已有四年。这段时间，我接触到许多作品，有时也会接待一些前来拜访夫人的年轻艺术家。其中，也有现在名气